

观知日本

一个中国人的东瀛履迹

徐静波 著

观知日本

一个中国人的东瀛履迹

徐静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知日本——一个中国人的东瀛履迹/徐静波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9(2017.4重印)

(复旦小文库)

ISBN 978-7-309-12493-4

I. 观… II. 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266号

观知日本——一个中国人的东瀛履迹

徐静波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92 千

2017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09-12493-4/I·1013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四国杂记	1
原爆纪念馆天际的一抹斜阳	10
足利的“学校”和江户的“昌平黉”	14
乡居上田	22
美术长野	32
诗情轻井泽	41
日清媾和纪念馆	49
萩市行旅	56
山间小城津和野	65
神户古旧书市淘书记	71
京都黄檗山万福寺踏访记	76

尾道：一座与文学和电影结缘的海港小城	88
邂逅了江南风情的仓敷	95
江戸时代的驿站	101
离宫的秋色	111
这里是日本吗？现在是——冲绳散记	119
神保町的旧书店街	126
由佩里纪念公园所想到的	131
京都的茶屋和茶寮	137
白河夜船	146
鹿儿岛，曾经的地名是萨摩	153
小泉八云在熊本的足迹	162
半篇有田町游记	168
没有日本茶的“吃茶店”	177
后记	188

四 国 杂 记

四国于我倒不是陌生之地,1991年11月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邀请和安排,我随教育部的访日团第一次去日本时,就曾在四国的香川县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来又曾三度造访位于松山市的国立爱媛大学,最长的一次是2000年秋冬在爱媛大学任教三个月,算是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体验。

第一次去日本时,实际的体验自然不消说,连阅读的知识也十分有限,经历了我在日本的许多第一次。在香川县的一周,前几天下榻在县政府所在地高松市(人口三十万多一点)的一个酒店里,后半段谓之 home stay,在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家里住了三天。

在高松市内印象较深的，是在栗林公园内第一次知晓了日本的庭园。栗林公园这一名称有些名不副实，第一，它如今已没有栗树林，第二，它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而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日本庭园，初建于 16 世纪末期，后由高松藩主松平赖重接手，几乎花了一个世纪加以营造，终于在 1745 年最后完成，名“栗林庄”，包含紫云山，占地七十五公顷，若要细细观览，至少半天。在 2012 年出版的美国《日本庭园杂志》(*The Journal of Japanese Gardening*)的年度日本庭园排名中，栗林公园位居第三。日本人很看重美国人说的话，栗林公园由此越加身价不凡。不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泉林回游式庭园，四周均有池水，分别称为南湖、北湖、西湖等，色彩斑斓的、硕大的锦鲤在快活地游泳。时时可以邂逅中国文化的影迹，有叠石曰小普陀，有假山曰飞来峰，有木制的拱桥曰偃月桥，有临水的楼阁曰掬水亭。我去的时候，季节已在初冬，红叶大都已凋落，宽阔的草坪已经泛黄，但紫云山上林深树密，依然是一片郁郁苍苍的气象。中国庭院内的树木，一般任由其自然形态生长，日本的庭院却都是经过精心的修剪，团团簇簇，造型秀美，但也明显可见人工的痕迹。栗林公园内多两三百年的古松，亭亭如盖，苍翠挺拔。我尤其喜爱那些池水边的台榭，那次我们

就在掬水亭内体验了日本的茶道。由栗林公园，我喜爱上了日本的庭园，后来又曾去看过江户时期日本三大名园中的冈山的“后乐园”和金泽的“兼六园”，旅居京都期间，也几乎走遍了所有的神社寺院以及旧日皇家园林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而其最初的体验，便始于栗林公园。

在高松最后一日的晚会之后，一位姓西村的年约三十岁的小学教师开车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纯然日本书院造格局的房屋，进门脱鞋，日式的起居室（日语称为“居间”，也称为“座敷”，后者完全是传统的样式）和卧房均是榻榻米，纸糊的格子门和隔扇，只是盥洗室和浴室是西式的。另外，在玄关的右侧也有一间西式的“应接间”，置有沙发茶几等，与整个房屋的风格似乎有些不搭，不过由此我也知晓了在教科书上学过的“应接间”与“居间”的实际差异。这是我对日本传统房屋的第一次居住体验。翌日早晨七点多，西村就带我出门去他上班的学校了，我看到了屋前还停放了一辆小车，还有小型拖拉机和一些农具等，他说这些都是他当农民的父亲有的。早上我才看清了周边的景物，基本都是修整得如画如图的农田，晚稻已经收割，朝阳下有些淡淡的烟霭，每家每户前都有汽车路通向外界，汽车在这里是必需品，我不觉好生羡慕，因为那

时在中国，私家车绝对是奢侈品。西村任教的小学只是一所有两三百名学生的乡间小学，他带我去见了校长，一位年近六十的半老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甚至有些油亮，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彼此说了些客套话。我问西村教什么，他说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他都教，他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教师资格，然后再逐一考取了上述科目的资格，只要获得资格，任何一门课都可以教。我也到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了一通话，大家都很惊讶：这里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人。不一会上体育课了，走上操场的学生们都是清一色的汗衫短裤，而时节已是十一月底，我刚才坐的会客室内还生着煤油暖炉，眼前的景象在中国又是难以想象的。学校内还有一座体育馆，用于雨天上课，也可打篮球、排球，在当时的我看来，设施都相当先进。西村后来又带我去了他未婚妻的家，也在乡村，房屋像是造好不久，敞亮整洁，他们为了招待我准备了各种上好的刺身，可那时我还不肯吃生的食物，让他们全家大失所望。

九年以后，我在香川县西面的爱媛县松山市居住了三个月。松山市是四国境内最大的城市，位于四国的西北端，西北面临海，市中心巍然耸立起一座高山，曰“胜山”，海拔一百三十二米，人口五十余万，有机场铁路港口与各地连接，有三越等两家大百货公司，交通便捷，气候

宜人,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前两次我到爱媛大学,临时下榻在大学的招待所,一座精致的两层楼房,平素就一名管理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兼任房间的打扫和早饭的烹制。2000 年的秋冬天,校方为我在胜山南侧和平通(大街)上的一幢公寓的八楼租借了一套小居室,说实话,街上行驶的汽车有些吵(虽然并无鸣笛声,但有时会有年轻人飚摩托车)。但我仍很喜欢这一住所,隔街对面就是郁郁葱葱的胜山,身在闹市,却让我生发出了几分隐居山林的幻象。沿街种植了高大的银杏树,十一月初,杏黄色的树叶在阳光的映照下有些灿烂的景象。

松山市内,最可一观的也许是胜山顶上的松山城。日本人筑城的历史并不悠久,而且格局与中国的城大相径庭,主要用作将军或各地藩主的居所,有点类似欧洲的城堡,但风格迥异。基本平定了天下的织田信长 1576 年在现今滋贺县琵琶湖东岸的安土动工兴建的安土城(今已不存)是日本建城的嚆矢。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各地藩主纷纷在自己的领地内建造城,中间是主建筑的天守阁,底部由大块山石垒筑,巍然耸立,有的在屋宇外还有庭院,天守阁等建筑周边有高高的墙垣,这部分称为“本丸”,藩主或将军大抵居住在此,“本丸”外面的一圈城郭,称为“二之丸”,有城门和箭楼(日语称为“櫓”),有的在外

面还有一圈城郭，称为“三之丸”，格局相仿，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城内一般仅有藩主的家人和侍从等居住，并无一般居民。但 17 世纪以后，随着各地城的崛起，也形成了以城为中心的所谓“城下町”，这是日本近世市镇的起源之一。松山城被称为日本三大平山城之一，开工于 1602 年，差不多三十年后才最后完工，1784 年因被雷电击中，天守阁等主建筑被烧毁，1854 年重新修复，后因战火和人为的纵火，松山城近一半的建筑遭到毁坏，1960 年代以后陆续得到了修复或重建，天守阁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财，整个松山城被定为国定史迹，在日本的一百名城中位列第八十一名。我第一次去是由爱媛大学教授的导引，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坐缆车上去，上下五百日元，进入城垣内观赏天守阁等，也要门票，每人五百日元。中国的城，其城墙后来多用砖块垒砌，而日本城的墙垣，一直使用巨大的石块，显得相当的厚重。城门也颇为宏大，用粗壮的木材做栋梁。松山城因为建在山巅，四周没有护城河。这里的天守阁是日本为数不多的近代以前所建的原物之一，地面三层，地下一层，高二十余米，登上最高层，连胜山在内海拔一百六十一米，可俯瞰松山市全景，稍远处的濑户内海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后来我居住三个月时，时常从临近和平通的石阶登上山巅，每次

费时大约半小时，这条路少有行人，在可及的视野中常常是我孑然一人，幸好从未遇见劫匪。

在日本，说起松山，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道后温泉”。道后温泉是日本古代三大温泉之一，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对此已有记载，据云当年圣德太子也曾来此沐浴，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哥儿》中也有描写。地点在今天松山市的东北端，是一组颇有规模的传统旧式建筑，顶端有一振鹭阁，为周边新建的观光旅馆所簇拥。我曾无数次在道后温泉前经过，可是说来奇怪，竟然一次都未入内。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没有“露天风吕”。此前我已去过几家没有“露天风吕”的温泉，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就好像我儿时常去的旧式澡堂。日本温泉的有趣，就在于露天，迄今有过两次愉快的经历。一次是在爱知县的汤谷温泉，濒临溪谷，一个秋雨淅沥的上午，洗净身体后，赤条条（在中国要穿泳衣）地走进“露天风吕”内，一侧是遮挡的竹篱，并不高，四周是蓊郁的山林，在雨中显得格外的苍翠，赤身裸体地仰躺在“风吕”中，有一种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极为惬意。还有一次是在鹿儿岛的城山酒店。酒店建在一座山岗上，可俯瞰全市的景色，其“露天风吕”前无任何遮挡物，时值晚上，正是夜景璀璨时分，泡热了身体，赤条条地坐在石阶上眺望鹿儿岛灯火

灿烂的夜景，自己也觉得有一种异样的快感。

在道后温泉的南面，辟建了一个颇为广大的道后公园，(正冈)子规纪念博物馆就坐落在公园的北端。出于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兴趣，我曾入内两次细细观览。正冈子规在日本大概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1867年出生于松山，幼年时曾跟随外祖父研读《汉书》，少年时代喜爱汉诗、通俗小说和书画，后去东京求学，先入帝国大学哲学科，不久转入国文科，在预科时与夏目漱石是同窗，友情颇笃，1895年夏目漱石到松山中学来教英文时，彼此过从甚密，留下不少佳话。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子规是倡导和歌革新的第一人，年轻时即发表《獭祭书屋俳话》，对旧派的俳谐作法多有批判，后主张俳句、短歌要注重“写生”，即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组成“根岸短歌会”，培育了高浜虚子、河东碧梧桐等一批后来卓有成就的歌人。甲午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沉浸在所谓“爱国”的狂潮中，子规也在1895年初作为随军记者渡海到了辽东半岛，不久咯血返回日本，数年后去世，留下了俳句集《寒山落木》、短歌集《竹乃里歌》、随笔集《病床六尺》和日记《仰卧漫录》等。纪念博物馆非常详尽地展示了子规的一生以及他当年的遗物，并复原了他当年写歌绘画的居所“愚陀佛庵”。说实在的，他的俳句或短歌，我也不大能领

会，倒是他的绘画，我甚喜欢，有文人画的韵味，寥寥数笔，人物花卉就跃然纸上，我买了几张他书画作品的明信片，一直留存至今。在松山，子规算是第一等的名人，JR车站前，有他俳句的石碑；有轨电车“道后温泉”站旁，有他的坐像；在近年来拍摄的历史长河剧《坂上的云》中，子规也曾屡屡出现。

在松山不得不记的，还有带鱼的鲜美。濑户内海的这一片，盛产带鱼，我从电视中看到，这里的带鱼是一尾一尾钓上来的，不用效率更佳的网捕，因网捕会造成带鱼在网中的剧烈挣扎而彼此损伤鱼鳞，因而这边超市上出售的带鱼银光闪亮，已经洗净切段，我买回来后不忍除去鱼鳞，就放一点葱姜和少许盐，洒上料酒清蒸，其肉质洁白鲜嫩，肥美无比，蘸上一点醋，再佐以美酒，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了。

2016年4月23日

原爆纪念馆天际的一抹斜阳

当我们在准备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日本人，尤其是广岛人的历史记忆则回到了七十年前的8月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惨痛的一瞬间。

1991年我随教育部的一个访问团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12月初的一个寒冷的下午，邀请我们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安排我们去参观了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和纪念资料馆。由于时间的匆忙，加之凛冽的寒风，我们只是匆匆看了一下原子弹爆炸后幸存的圆顶建筑的遗迹，然后步履匆匆地走过有些萧瑟的纪念公园，进入屋内比较暖和的纪念资料馆。

1954年4月，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不久的广岛人，为使世人和后人不要忘却当年的这一惨剧，在广岛市最

中心的区域,夹在本川和元安川两条河流中的呈南北狭长形的岛屿北端,建成了占地面积十二万多平方米的和平纪念公园。公园中最中心的建筑,便是这座纪念资料馆,建成于1955年。在我们去参观前不久,本馆建筑刚刚完成了大规模的改修,外观像一个被托举起来的巨大的口琴。设计者是日本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丹下健三。他设计的纪念资料馆,底层是悬空的,中间用许多呈横截面状的柱子将建筑物托起,夕阳映照时,会呈现出一排长长的斜影,令人浮现起很多联想。也是由丹下设计的纪念公园内的慰灵碑,犹如一个弧形的城门,正中间对着幸存的圆顶建筑,也就是说,公园内的中轴线是始于圆顶建筑。整个的资料纪念馆,在当时的我看来,建筑结构、楼内设施、灯光装置等都显得很先进。我们是团体进入,没有购票的感觉,后来知道,成人的门票五十日元(约等于两点五元人民币),儿童三十日元,这在日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天我在京都乘坐一趟公共汽车,就要二百三十日元。

资料馆内陈列的内容,颇令人震撼,由动感的影像、图片、漫画、视听介绍、当年受害者的泣诉等组成,内容则包括了烈火的受害者、冲击波的受害者、放射线的受害者等等,具有很强的声像冲击力,令人宛如置身于当年的场景之中,

当你感受到众多民众在原子弹的突袭下或身首分离、或遍体烧伤、或痛苦呻吟的惨状时，不觉眼中噙满了泪水，二十万左右生灵遭受涂炭，确实令人心头难以平静。

但是我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走出资料馆时，我的心情虽然依旧沉重，但头脑中却是浮想联翩。几年后，我曾两次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虽然当时的声像效果远远不如广岛的纪念资料馆，但我的感觉却很不一样。作为人类，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死难者都同样令我感到痛惜和悲恸，但我却清楚地明白，前者是纯粹的侵略者铁蹄下的受害者，后者则是进行了积极的加害行为后的受害者。这一点，广岛的纪念馆内，没有丝毫的说明，也感受不到其丝毫的忏悔。

对于广岛这座城市，我也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城市，我对它的不幸感到深深的同情，更为那些因原子弹爆炸而失去生命或惨遭痛苦煎熬的众多平民而扼腕痛惜，我后来曾经读过经历了原爆体验的诗人和评论家堀场清子写的《我的夏天——1945年·广岛》，文章对当年的惨象有着极具感染力的生动描述，读来催人泪下。但我也深知广岛这座城市在日本近代历程中的作用。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战时大本营就设在广岛，那是1894年的7月，而它作战的对